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七十一回 丟馬龍艾虎尋蹤跡 失張豹義士又為難

眾聲況是稱多臂，百戰何曾損一毛。 斬鐵豈須三尺劍，削金直借大環刀。  
若非暗地來相助，怎得同盟脫虎牢？

且說艾虎帶著張豹，到了屋中，尋找蹤跡不見，急得艾虎躁腳，暗暗的叫苦。張豹問道：「大哥倒是上那裡去了？」艾虎想：「大哥不是粗魯人，我緊囑咐千萬別離開此處，到底還是出去了，豈不讓小弟著急？」張豹說：「你瞧我是個渾人，我都行不出那個事來，不怕拉屎撒尿也不離這個地方。」艾虎說：「我去找他。找了他，你可別走了哇。」張豹說：「我死都不出這屋子。」

艾虎出去，一直的往南，過了那五間東房，知道那裡頭捆著五個人，馬大哥不能上那屋裡。又順著南夾道一直的往西，到了西面，又是死囚牢的後身，蓋著五間木板房兒，靠裡屋內有燈火半明不暗。艾虎把窗櫺紙戳了一個窟窿，往裡一瞧，見了一宗差事：就見四個人坐在炕上，四馬倒攢蹄捆著，嘴裡鼓鼓，必然是塞著口哪，都翻著眼睛，彼此看著，就是說不出話來。艾虎納悶：「這是誰幹的事情？莫不成是馬大哥？看見這有人，他怕嚷嚷。」艾虎看畢，只可又奔了北邊夾道，從新再奔魏家門，繞了一個四方的彎兒，馬龍的一點影色皆無。只可到屋中來告訴張豹，焉知曉張豹也不知去向。艾虎一著急，叫道：「二哥那裡去了？」一見千里火筒，屋中何嘗有人？無奈收了火筒，轉身出來，心想著到那屋中間問那人，是什麼人捆的，便知分曉。剛到西頭死囚牢的後頭，將要進屋子去，就聽外面已交五鼓，打更的到來。自己想著回來接鑼，剛走在半路，就聽見裡面鑼「鏗鏗」響了五聲。艾虎吃了一大驚：「這是什麼人打鑼哪？」恨不得一時到了跟前，看看才好。來到門前，遠遠的就看見了「鏗鏗」把鑼一扔，一個黑影一晃。艾虎就跟下來了。真快，艾虎追著追著，就不知追在那裡去了。自己站在那裡發怔：「兩個哥哥好容易救將出來，俱都丟了。」一想天已不早了，自己怎麼辦，也就是一死，決不能自己一人出去，就哼了一聲。

忽聽身後哈了一聲，艾虎回頭一看，身後立定一人。艾虎將要拉刀，那人「嘖嘖」一笑，原來是三哥到了。艾虎羞的面紅過耳，趕緊過來叩頭說：「你可嚇著我了。不用說，種種事都是三哥辦得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在店中同你說什麼來著？你執意不肯告訴我實話。我勸你未思進先思退，你偏是一衝的性兒。我打算你有多大本事，原來就是求獄神爺的能耐。你們在店外說話，我就全部聽明白了。你前腳出來，我後腳就跟出來了。你走的東邊，我走的西邊，還是我先到破廟。你打前頭進賊家裡去，我在後窗戶那裡瞧著。你到廟裡頭捆人，我在牆外頭等著你救張二哥去。我這裡殺的人，我特意一晃悠，你追了我兩個彎。我把兩個死屍扔在土井，我就到了賊的家裡，站在他們房上一笑。賊人出來，他望房上一瞅，在哽嗓上我給了他一袖箭。我拿絨繩拴上，我把他係上房去。你打屋中出來，我把他扔下房去，讓你納悶。你們走在那裡，我跟在那裡。可惜你還踩了一回道，扮作個買賣樣兒，你連鎖頭都沒瞧見。要不是我跟我來，老兄弟，你這條命還在不在？你這一走，人所共知，都知道你救他們來了。你要救不出去，頭一件你先對不住我……我再三要跟你來，你們不肯告訴我。要沒有我這口刀，也是不行。我要不來，兩個哥哥也救不出去，你也死了。從此往後行事，總要思尋思尋，膽要大，心要小，行要方，智要圓。」

數說的艾虎臉似大紅布一般，言道：「哥哥，小弟比你差，天淵相隔，不必說了。那賊頭家裡火，也是你放的？這後頭四個人，也是你捆的？」徐良點頭說：「賊家裡放火，省得讓地面官存案。後頭四個人不但是我捆的，我還幫著在外面接鑼哪。」艾虎說：「哥哥，你真乃奇人也！」徐良說：「算了罷，我是白菜哇的哇。」艾虎說：「你把兩個哥哥藏在那裡去了？」徐良說：「那個我可不知道。」艾虎說：「你別讓我著急，夠我受的了。」徐良說：「隨我來罷。」帶著艾虎，直奔門的南邊那五間東房來了。

徐良在外邊一叫，雙刀將同著勇金剛在裡出來。艾虎一看，兩個人脖子上的鐵練俱都不在了，就知道是徐三哥用刀砍斷。艾虎一問：「我的哥哥，你們真把我急著了。」

張、馬二位一口同音說：「這位徐三哥說，是你們兩個一塊來的，他在外頭巡風，你在裡救我們。我說有查監的頭兒過來了，暗查不點燈的屋子，必是看差偷閒多懶，吹燈睡了覺了。他要進來翻著，這還了得。他帶著我們找了個有燈的屋子，外頭若有查監的問，叫我們只管答應，說我們這四個人全醒著哪，他倒不進來。」張豹說：「見了我也是這個話。我說我怕老兄弟著急，他說他給老兄弟送信去。把我們兩個人項上鐵練俱都挑去。」復又給他們引見了一番。徐良說：「天氣不早了，咱們早些出去罷。」

到了外頭，找著被窩地方。艾虎把飛抓百練索解開，徐良躡上牆去，拿著絨繩，這邊把馬爺的腰拴好。徐良往外一看，並無行走之人，騎馬式蹲在牆頭，往上導絨繩。艾爺在底下一托，便上牆頭，由外邊係將下來。馬爺解開繩子。徐爺又扔在裡邊，把張爺拴上係上去，也是打外面係下來。張豹也把絨繩解開。徐良說：「老兄弟，你不用絨繩可上得來？」艾虎說：「別取笑了。」徐良說：「我把被窩帶著走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三哥不可，那我怎麼上去？」徐良先下去，艾虎隨後上去，就著躡下來，腳站實地，接過絨繩來。四個人魚貫而行，直奔城牆的馬道。來到馬道，是個柵欄門，用鎖鎖住。徐良把大環刀拉出來，把鎖頭砍落，開了柵欄門，大家上去，奔了外皮的城牆。艾虎又把飛抓百練索扣在城牆磚縫之內，拿手按結實了，先讓徐良下去。揪著絨繩，打了千斤墜，慢慢的鬆絨繩，鬆來鬆去，腳站實地。馬龍、張豹連艾虎，一個跟著一個下去。艾虎把絨繩一繃，繃足了往上一抖，自來的抓頭兒就離了磚縫，拉將下來裹好，收在囊中。徐良說：「我去取衣服去了。咱們家中相見。」原來是他白晝的衣服，在樹林裡樹丫枝上夾著哪。艾虎說他們單走。

到了張家莊，張家的家人遠遠的望著哪，見了主人都過來道驚。艾虎說：「有話家裡說去罷。」連張英也迎接出來，給艾虎道勞。艾虎問：「給我預備的怎麼樣了？」家人把酒菜端上來。艾虎已把衣服換好。馬龍、張豹也就更換衣巾，落坐吃酒。艾虎問：「你們往那裡投奔？」張豹說：「上古城我們姑姑那裡去。」家下人把東西分散，粗中物件俱都不要，把家中細軟、金珠，包了幾個包袱。所有文契帳目，都給了張英。馬爺告訴張英說：「你明早告訴管事的，好好照應買賣、地畝，我不定幾年回來。」原來馬龍家中無人，並且孤門獨戶，無所罣礙。少刻，就見徐良打房上躡下來，進得屋中說：「老兄弟，你還飲哪！你看天到什麼時了？天光一亮，官人一來，誰也不用走了。」張英、張豹、馬龍全過來給徐良道勞。徐良把他們攙將起來，說：「你們還不快拾奪！」

張豹答言：「我們細軟東西已經包好，下餘讓家人分散。文書交與我兄弟收訖。我同著我馬大哥，上古城縣找我姑母去躲避。我們當族人，等明天俱都躲避躲避。」徐良說：「好。馬大哥的家務哪？」回答：「俱已料理好了。」艾虎說：「咱們大眾起身，放火燒房。」徐爺方說：「且慢，這是誰的主意？」艾虎說：「我的主意。咱們走，房子不是還便宜他們麼？偏不能落在他們手裡頭。」家人跑進來說：「官人來了！」大家一驚。

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